

刘



也

涵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
中国艺术品市场白皮书

年度人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
中国艺术品市场白皮书年度人物

刘也涵

◎ 西 沐/主编

中国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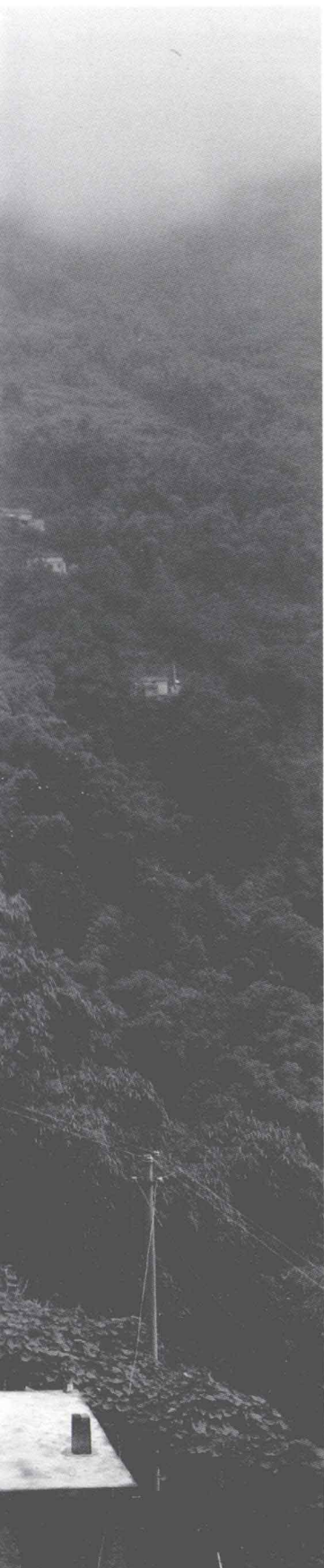


刘也涵

艺术家简介

刘也涵，满族，1965年出生于吉林伊通，1991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美术系版画专业，获学士学位，后取得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现任职于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李少文艺术工作室、《水墨视界》总策划、专职画家。

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引起国内外美术界和收藏界的极大关注。部分作品被海内外展览机构及个人收藏，中央电视台、《中国美术》、《国画家》等多家媒体给予报道及刊登作品。出版有《刘老五画集》。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艺术品市场白皮书年度人物. 刘也涵 / 西沐
主编. -- 北京: 中国书店, 2010.11

ISBN 978-7-80663-936-8

I. ①中… II. ①西… III. ①中国画—作品集—
中国—现代 IV.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2920号

中国艺术品市场白皮书年度人物·**刘也涵**

主 编 西 沐

责任编辑 辛 迪 李亚青

出 版 **中国书店**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115号

邮 编 10005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设计制作 任常坤

编辑校对 张婵祺

印 刷 北京翔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8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8.5印张

书 号 978-7-80663-936-8

定 价: 96.00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不合格者, 请联系本社调换。

艺术需要一种担当

西 沐

《中国艺术品市场白皮书》年度人物在大家的广泛关注下陆续发布了，这是我国艺术品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它预示着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研究不断进入评价、关注经典与示范的重要阶段，并进而引导着中国艺术品市场进入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

在《中国艺术品市场白皮书》的研究与编制过程中，我们感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国艺术品市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市场高速发展及世界金融危机的双重挤压下，中国艺术品市场所积累的大量问题不断消解，而一些涉及中国艺术品市场体制、运作机制、市场体系及政策方面的“硬”问题却不断显露，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及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纵深发展，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这明确地预示着，中国艺术品市场已经进入不断攻坚的基本阶段。今天，《中国艺术品市场白皮书》年度人物的推出，可以被看做一种市场关注与进行示范的开始，也可以被看做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在等待中不断破题的一种努力。

白皮书（White Paper）是一国政府就某一重要政策或议题而正式发表的官方报告书，起源于英美政府。因为报告书的封面是白色，所以被称为白皮书。白皮书被视为一国政府对国民正式发布讯息、资料和政策的一种手段。在英联邦国家或曾被英国统治的地方（例如中国香港），白皮书是政府重要政策落实前的最后公布，已经成为国际上公认的正式官方文书。

《中国艺术品市场白皮书》是我国有关部门正式发布的关于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重要报告。《中国艺术品市场白皮书》作为一种官方文件，代表着中国相关部门在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过程中的立场，讲究事实清楚、立场明确、行文规范、文字简练，没有文学色彩。《中国艺术品市场白皮书》是政府相关部门发布的、成系列化的具有政策性导向的研究报告，自2007年以来每年发布一次。

《中国艺术品市场白皮书》作为在国家层面发布的重要报告，将不断推动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科学化、规范化进程，积极引导我国各方力量逐步介入中国艺术品市场。入选文化部相关部门《中国艺术品市场白皮书》年度人物是一项崇高的荣誉，根据推荐与评审相结合的原则，集中推出了24位中国画画师，原则上以中青年画家为主体。对选择出的24位年度人物，中国书店出版社与编委会倾力打造：每人1册，每册1号重点推出。

入选《中国艺术品市场白皮书》年度人物是一种担当。当前，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又面临着新的市场发

展机遇与挑战。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中国艺术品市场不断调整的进程中，《中国艺术品市场白皮书》编委会以推动中国艺术品市场不断发展为契机，审时度势，携手理论批评界、传媒及广大藏界，对中国艺术品市场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与梳理，以培育市场认知能力为核心，以市场潜力、学术能力及对藏界的责任表现为基本点，经过由上而下的推荐和自下而上的投票、宣传，最大限度地突出学术界、媒介及藏界的声音。为此，入选《中国艺术品市场白皮书》年度人物重点考查的是：市场认知能力，这是中国艺术品市场推广的核心能力；市场潜力，这是年度人物得以聚焦的基础；学术能力，这是年度人物修为的核心呈现；对藏界的责任表现，这反映的是年度人物的道德底线；守护文化精神，这是人们对年度人物的一种共同期待。

我们应该看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过去一年里给予了人们太多反思的机会，同时也为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不少机遇。问题是我们如何抓住世界艺术品市场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所展现出的利益格局及地缘优势的消长与变化，抓住全球金融危机促使亚洲力量的崛起而带来的亚洲艺术品市场整合能力的不断提升这一契机，更好地谋划中国艺术品市场在世界艺术品市场发展过程中的新趋势与应有的地位，更快、更好地适时打造与推出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世界中心概念与地位，从而推动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创造能力及其资源整合能力的跃迁。所有这些努力都将推动世界文化与文明进程的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艺术品市场白皮书》年度人物的推出，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战略意义。

由此可见，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虽然还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众多问题，但最为重要的仍是战略与关注的问题。只有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上进一步认识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重要性，从国家与民族文化发展的高度上去关注与推动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中国艺术品市场才能不断地突破各种障碍与制约，在国运与国力的不断提升中，一步步地走向健康、和谐、可持续的发展之路。也惟有如此，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的全球话语权的愿望才能进一步落到实处。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的振兴才能真正借助当代经济发展的成果与体制运作的力量，达到一个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中国艺术品市场白皮书年度人物的产生，是为达成以上目标所迈出的重要而又坚实的一步，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恭贺并祝福中国艺术品市场白皮书年度人物！

作品研究

强力意志和艺术探索

——解读刘老五的《火红的年代》系列创作

于建超

原名刘也涵，现被同行称为刘老五的画家创作的《火红的年代》系列小品集，题材反映了上个世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初识刘老五是十多年前在他定福庄租借农民房用以做画框工厂兼创作室的一个院落里。事业刚刚起步的刘老五和也是画家的妻子曾慧玲在形象上有极大的反差，老五粗矮胖壮，慧玲娇美俊俏，两人在一起显得很出人意外。但是随着交往的深入，你就会感到这对画家夫妻真是相得益彰。老五给人的印象是粗矮但不乏灵动，热情但不乏狡黠，言辞激烈而不乏对社会人生的积极参与，创作中更不乏对艺术、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刻思考。也是在定福庄简陋的工房兼画室里，我第一次被老五创作的知青题材《火红的年代》系列小品所震撼，画面勾起了我对知青生活的回忆：青涩，美好，青春，苦难，坚韧，各色滋味勾画出一个时代的基色——火红。

《火红的年代》系列作品的创作，源于刘老五20世纪90年代在西北高原的采风，写生中邂逅了扎根在那里的北京知青，无限感慨中，勾起了老五心中美好的情愫：孩提时代的刘老五，在敲锣打鼓的热烈场面中送走了满怀激情的姑姑和叔叔们。或许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憧憬他的后知青时代的梦想了，但是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他没有赶上体验知青生活，就被时代投入到了他的师范学院的生涯。在日后的创作中，他诉诸于笔墨的倾诉，包括了对童年时代的梦想的追忆，或许从来就没放弃对知青生活的向往，于是就有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品中对知青群体的关注。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并在60年代初掀起初澜、“文化大革命”期间席卷全中国，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上山下乡”映射着中国青年蹉跎与奋进的身影，反映出共和国曲折发展的足迹。随着“文革”的结束，它早已成为往事，而人们对它的认真审省才刚刚开始，画家刘老五却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用他的画笔触摸这一题材。这是老五创作中的用心之处。

《火红的年代》系列作品里的人物大都是身着草绿军装的女性青年，军帽下的齐耳的小辫，束腰带，红袖章，斜挎包……每一幅画都充满细节地解读着那个时代的时尚，阐释着那个时代的朴素的物质追求。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火红的年代》系列作品之九：画面上昏黄的油灯下，手捧红宝书的女知青。场景是画家和观者的共同创作：印章式阳文红色题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点缀在大块昏暗的背景中，而火炕、土墙从我记忆中浮出。一个时代需要的政治审美，接近悲剧的美，拜神运动造就出来的近乎壮烈的精神写照。《火红的年代》系列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是女性，或许唯其如此，才能透射出画家创作的唯美倾向；唯其如此，才能表现知青运动的惨烈，表现共和国走过的跌宕曲折的道路。

“知青”这个词汇在21世纪进入了《现代汉语词典》，是一个时代的别样标注，给一代人带来的是复杂的感情。

“知青”在文学作品中一度被当成“苦难”、“殉难”等的代名词，而在崇尚唯美的画家刘老五的作品中似乎读不出多少苦难。我想这不是因为画家没有机会亲历知青生活的缘

故，而是保持了孩童时代对美的憧憬，并在成年以后从艺术的角度，用成熟的笔墨描述过去的一个时代，那个在画家心中火红的年代。

我曾一度认为刘老五也是知青队伍里的一员，不曾想，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的他只是“将心底里最深的记忆表现出来”。仅仅是记忆已经足以打动一些“过来人”的心灵，大背景下的知青运动带给一些人的是一种不堪的回忆。而刘老五的画面却呈现出一种朦胧美，刘老五说在西北遇到的北京知青让他对人生的理解有另外的品读，而诉诸于笔下的朦胧或许是人物倾诉被老五解读成一个时代的别样浪漫和激情。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没有经历知青时代的画家，会钟情于这样的题材。艺术作品从来都是以张扬人性美为标榜，刘老五唯美而作的《火红的年代》系列作品，以红宝书、绿军装等为符号，简约而又细腻地标注了时代特征。我们在《火红的年代》系列作品里读出了关于人性的张扬，关于美的升华，关于时代的回顾，关于历史的反思。《火红的年代》系列作品在笔墨的运用上，采用昏暗色调，背景处理模糊，人物出场变形，但是每幅作品细节却很清晰：红宝书，宣誓，照镜子，梳辫子，演出……有环境，有生活，或许是暗示时代的断裂、环境的缺失和人物存在的理由。从这个意义来讲，刘老五的创作在表现手法上又不流于一般，题

材选择非常具有个性。

在老五现在北京通县宋庄的工作室里，曾慧玲展示了刘老五创作的《火红的年代》系列作品以外的作品，她介绍说，《火红的年代》系列之后还有续篇《青果》系列。《青果》系列同样表现豆蔻年华的农村青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手法与《火红的年代》相似，用同样的语言描述画面：变形的人物，模糊的背景，昏暗的色调，但是在人物形象的处理中我们看到的是身着连衣裙、披肩长发的当代农村女青年，她们让欣赏者的联想与知青子女碰撞。这是何等奇怪的联想。画家创作初衷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火红的年代》系列作品算不得画家的大制作，在刘老五所有作品中，只能归于小品级作品，但是在《火红的年代》系列作品中细腻的表现功力透视了画家把握题材的主张。“强力意志源于生命，归于生命，它就是现实的人生。人生虽然短暂，只要具有强力意志、创造意志，成为精神上的强者，就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艺术创作也是如此。喜欢尼采的刘老五或许在《火红的年代》系列作品里彰显了强力意志的概念。刘老五在塑造知青形象的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自我价值的实现。

我们期待老五同类题材的大制作。

只因诗意而相遇

武德忠

认识刘也涵先生缘于紫陶，又因于诗意的共同追寻。

滇南建水有被誉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的建水紫陶，其“声如磬、明如镜、质如铁、润如玉”，有“滇南琼玉”之美誉。刘也涵先生从万里之遥的北京来到滇南边城建水，就有追寻紫陶魅力和边地诗意的味道。而我生长于建水，多年来以诗歌的方式固执地寻找着这片土地诗意的灵光。但我总以为，诗意是普遍存在于各类艺术形式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甚至是琐碎的日常生活之中的。

我一直认为，我的作诗与刘也涵先生的作画也是有缘份的。仿佛“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结缘了几千年一样。

大概就在2009年的秋天，我在木忠陶坊听说来了一位来自北京的画家，擅长画红卫兵和钟馗。那时他正为朋友监制一批紫陶作品。第一次见面时，他正在绘制一件名为《山鬼》的巨型紫陶花瓶，一派艺术家的装扮和一副满族男人的模样。他低头忙于作画，我也来去匆匆，简单客气的问候成为我们相互的第一印象。后来的几次接触，逐渐熟悉起来，我们从紫陶开始，谈到绘画和诗歌。再后来，他决定长期留驻建水，创作自己的紫陶作品，我猜想，他一定是想用紫陶这种特殊的载体来呈现自己的书画艺术，以实现自己艺术生涯的又一次突破。此语一出果然正中他的心思。

时间就这样在承载着艺术的车轮上前进着，我不断看到他的紫陶作品在摸索中呈现着越来越灵透的美感和诗意。也是通过紫陶，我认识了他的绘画，先是看到他的画册，而后见到他的原作。也是在相互的赠书过程中，他阅读到了我的诗歌。而后我们一起开车游遍了建水不少独具民族特色的乡镇和山村，其中就有红河岸边的黄草坝、苍苔、龙岔，而龙岔是《云南印象》里著名舞蹈家虾嘎的老家。我们所到之处，除苍苔为彝族村庄外，其他的多为哈尼族寨子。它们大都隐藏在红河两岸的高山上，峡谷里，血脉一样殷红的红

河水从山脚流过，峡谷里云雾弥漫，竹林丛生，气象蔚为壮观。但他更偏爱市井人物的生存景状，每次背着他精良的摄影设备穿梭于坡头街、普雄街、甸尾街、青龙街，还不时消失在人头攒动、买卖喧嚣的各族人海中。这时我才知道，他正为创作一系列反映红河少数民族生活场景的绘画而积极准备。在这之前我曾见过他创作的以澜沧江少数民族少女为题材的系列紫陶作品，给人一种湿漉漉的、清新的、爽透的美感。他说他准备创作一些以哈尼少女和哈尼竹林为元素的画作，并构想以哈尼梯田作为大背景，他还说想画一些拖拉机、赶街的老人、小孩和少女，将来出一本名为《红河，红河》的画集。就在他构想自己系列画作的同时，我也在与他一起采风的过程中写出了一些小诗，有的甚至是在模拟假想中的他的画作而得到的灵感和创意。他也讲在我的诗中看到了画意，说将来一定要创作我作诗、他作画的画卷和紫陶，这更让我们的出游充满了期待。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们跑了不止两千里的路程，既有柏油路、也有弹石路和沙石便道，几乎走遍了建水有特色的山乡和村庄。甚至知道了哪里牛会让路，哪里狗不咬人，哪里哈尼人最善良、淳朴、好客，哪里地摊牛肉好吃、烤豆腐最香。还有几次我们都跑到临近的石屏县的宝秀和蒙自县的碧色寨去了。

也是在这些频繁的交往中，我加深了对他本人及其作品的更多理解，也逐渐认识到了建水在一个北京人眼中的样子。首先他是一个人物画家，其次是一个具有独特哲思或反思思维倾向的思想者和学问者，最后他是一个用线条、光影、水墨、色彩、构图共同营造诗意的诗人。我也在他身上发现了建水的更多从未发现和感受到的特色和诗意。每到一地，他拍摄得最多的就是老人、小孩、少女、老房子、耕牛和破败的墙壁。他的视角与一般意义上的摄影有明显的区别，他说是为画画准备的。很多我们早已熟视无睹的东西在他的镜头下却呈现出不一的韵味，如挑谷子的竹篮、提东西的竹

兜、边地各民族服饰的图案、斑驳的墙壁上的毛主席语录、行走着的或卧在水中的水牛等等。当然他并不知道水牛不会流汗，只会鼻尖冒出汗珠，要靠水潭降温，而黄牛会流汗所以耐旱的区别。

我曾跟他说起过，我认为他的画最传统又最现代的观点。传统是他的画给人以清新、灵透的美感，区别于一些朦胧诗似的先锋派，符合我们传统的审美习惯。现代则是他给传统的题材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和新的表现技法。正如他塑造的钟馗读书、品茶，淡然温厚，与传统钟馗相比，俨然一副修炼得道的文人形象，他以自己内心的强大，而不是表象的武力来震慑诸多小鬼。而他绘制的系列澜沧江少女图，表面看传统古老，细看则满是现代的情韵和浓郁的现实生活的气息。又如其创作的一幅以烧烤摊来表现生态环境保护主题的作品，初略看来，好像全是古典的美意袭来，但再继续看下去时，却又是最现实的烧烤架和一只正在挣扎的野鸟，如此古典和如此的最现实在这里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充满人性和浪漫主义情怀又是我对他的《火红的年代》系列的鲜明感受。用他的话说，这些红卫兵全都是小孩和少女，在那个时代她们是淳朴和善良的，即便现在看来的某些邪恶，也只是时代的邪恶。所以那个时代的少男少女理应受到理解，甚至是赞美。所有时代的青春都是一样的朦胧和憧憬，所以他的《火红的年代》系列大都有一层朦胧的背景，这既是青春的浪漫气息，又是时代的迷茫与困惑。我想他的《火红的年代》系列作品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并受到普遍欢迎，就在于画家独特的哲思或反思维倾向的思想者和学问者情怀引起了人们的共鸣。

清新灵透，诗意盎然，含蓄唯美，几乎是他所有作品给我的共同感受。正如诗歌是“无法言语的言语”一样，刘也涵先生画作的诗意美感和神秘，其实也是一种无法言说的

美妙。每一幅画都是一首诗，一幅幅用线条、光影、水墨、色彩、构图共同营造的诗作，它是凝固的，也是流淌的；它是沉默的，也是表达着的；它是物质的，也是有生命的。当然，作为一个写诗的人，我其实真的不能道出刘也涵先生画作的多少过程和精致的营造，但作为一个用心的人，我分明能触摸到他的作品放射出的鲜活的诗意。这种诗意是超越世俗的哲思照射下的灵透的诗意，是充满人性的光芒渡亮的灵魂的真诚，是大巧若拙的审美措建的童话般的浪漫，是超然的视野淡定的人生和大胆全新的意境。

其实也不只我与刘也涵先生的相遇缘于诗意，他与云南的相遇也缘于诗意，甚至他的生命与他的绘画也缘于诗意。时间之下，我们真的成了形影不离的超越艺术形式的诗友了。我曾向他调侃：你离开云南可能连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不了，而你留在云南却可能改变一批人的命运。

现在我再来说说给我们创造诗意的这位刘也涵先生在我们心中的印象吧：

他有一些学者的固执和善良，也有一些艺术家的真诚和浪漫；他有一些自信，也有一些意外的失落；他有一些豪气和幽默，也有一些愤怒和无奈。这些都包括在一位画家的日常生活里。

他有一些商界的朋友和小小的策略，但他绝没有商人的机巧；他有一些政界的熟人和小小的活络，但他绝没有官员的伪作。这些都落荒在他奔向诗意的路途。

最后我却想这样来结束：

让我们共同期待着一个滇南的刘也涵，期待着一个红河的刘老五吧！

生命不止，诗意不息；理想不灭，追求无境。

心心相通，诗意相连；心有灵犀，诗意无限。

记忆深处的幽歌

——老五的水墨艺术

毕建勋

大抵从猴子变成人的那一天起，艺术就诞生了。不过有灵生物对于艺术的感受与情愫，似乎比那一天还早。前几日看过一份资料，大略说：记者在非洲拍到一只拿着水果的猩猩向森林里走去，这时正是暮色苍茫，落日如血，猩猩停下脚步，静穆地看着这晚霞壮丽的景色，如醉如痴。太阳缓慢地没入遥远的地平线，沉寂在大地之上无声地漫延，猩猩伫立在这美景之中，竟然忘记了他的食物。一定是某种精神上的感叹，使这只类人生灵忘记了腹中的饥肠辘辘，那么，在这样非凡的时刻，在大地辽阔的空间中，他会想些什么？无从可知。因为，他不会表达，他没有表达的形式与方式，而人类有，我们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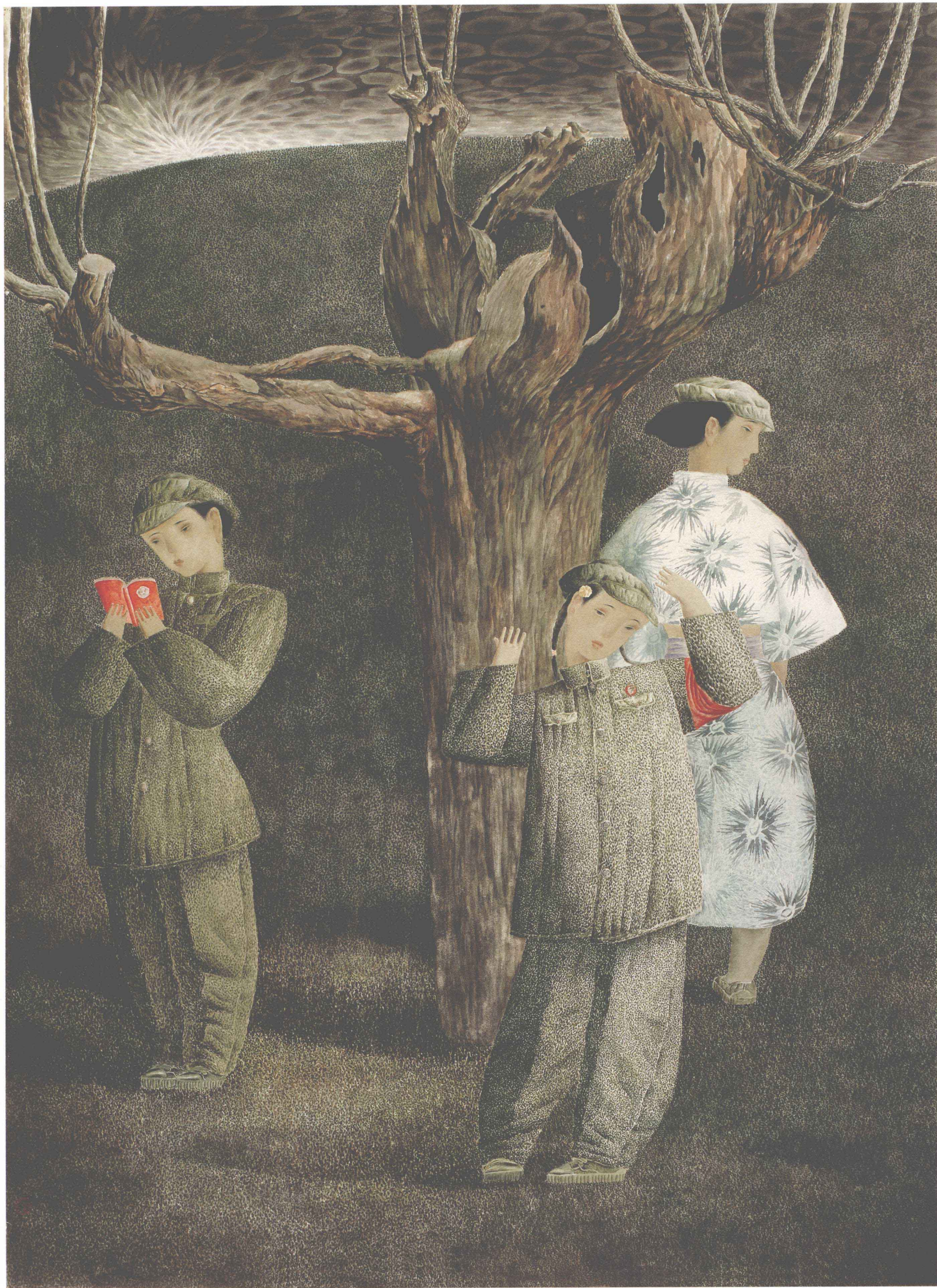
从我们有方式的那一刻起，艺术就伴随着我们，直到今天。这方式与方法千变万化，随时间的不同而不同，随地点的不同而不同，随个人的不同而不同，但究其本质，和那只在暮色中感叹夕阳的猩猩并没有什么不同。尽管，研究艺术成了一种混饭吃的职业；尽管，“艺术死亡了”，人们在这样的借口下把艺术搞得支离破碎，但人的艺术的机能并未消失，艺术也一直存在，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因为，人比那只猩猩更需要感叹，更需要“诗意的栖居”。

和也涵认识许多年了。最早是在一次水墨肖像画的展览中。后来断断续续，他很忙，我也很忙。昨天他拿来一批他近年的作品，让我大开眼界。一件件地拜读，细细品味，从他的作品中，我有一种灵犀相通的感觉：比如我，每日里忙

于找水果，却也没有忘记感叹一下夕阳；他像一只大候鸟，寒来暑往，天南地北地迁徙，却也一样没有忘记在暮色中伫立。我们都很忙，但我们还艺术，我们还精神，我们还诗意。

也涵的画有几类，有古意的，那是对已经消失的中国古代士人生活的万般无奈的追忆；有文革知青的，那是对永不再来的纯真生活满怀忧伤的怀念；有纯情少女的，那大概是对情窦初开的记忆挥之不去的再现，无论是哪一种画风，都像记忆深处的一首幽歌。这歌曲的旋律舒缓，节奏似有似无，有时有歌词，有时没有歌词，只有曲调，一波三折，忧伤从中而来，不可断绝。画面的造型是意象的，用线细劲绵长，用色优雅，特别是用墨，老五的作品中，都弥漫着如烟的墨色，沉郁悠远，幽暗绵长，特别有一种回忆往事不觉黯然的味道，让人想起中国古乐器乐音的味道。

大凡艺术，有对现实的表现与批判，老杜是也；也有超越现实、抒发浪漫情怀，太白是也。老五的艺术，既不是现实的，也不是浪漫的，而是记忆深处萦绕不尽的烟霞。尽管也涵已经久历江湖，被现实磨砺的越发粗犷起来，旧日的浪漫已经消磨在大江南北的匆匆行程中了，已经消磨在东北云南的寒暑中了，但我相信，他内心里面，记忆深处的这种灵性不会消失，不会熄灭，随着岁月的更替，也涵在艺术上也会更加成熟，他会画出更有分量的东西来的。



刘也涵 火红年代系列之29 108cm × 80cm



刘也涵 火红年代系列之35 30cm × 33cm



刘也涵 旧时月色系列之19 33cm × 33cm



刘也涵 火红年代系列之34 30cm × 33cm



刘也涵 火红年代系列之24 33cm × 33cm



刘也涵 火红年代系列之26 30cm × 33cm